

◆流年碎影

赭山脚下的校园

余智谋

1965年的秋天,我们背着行李走进皖南大学的校门。宿舍在九号楼,靠着赭山的坡。八人共居一室,虽挤,却总是笑声不断。广华、心明热心如兄,大哥一般照应着大家。我与王如松两张床相连,他勤奋、聪慧,数理出众,后来的成就,在那时就可见苗头。那时的名字,如今再念出时,仿佛每一个都还带着青春的体温。

课堂的日子短暂而明亮,老师的教诲,如今仍回荡在耳边。周纪安教授讲空间解析几何。她是安庆的才女,讲解透彻,声音温柔,神色中带着学者的坚定。吴菊英老师教数学分析,江浙口音里有种水乡的柔和。助教谢祖达为人温和,常带笑意,课后总愿意留下来解答问题。罗擎珠教高等代数,笔走龙蛇,行列式、矩阵在她笔下成了美丽的图案。我们都觉得,数学是一种高远的艺术。同学们常成群结队去街上,抱回来一沓一沓的白色草稿纸,我们的心中埋着多少希望和激情。那些老师早已不在世了,但他们的名字、他们在讲台上推眼镜的神情,还在记忆里的鲜活。

1966年夏天,风暴忽至,课堂空了,黑板蒙上灰尘,讲台上贴满标语,我们不再是学生,而成了“革命青年”。我们一队队被派往各地。泾县,是我们第一次下放的地方。住在农家小阁楼上,晨起下田,夜里点灯。小镇上有个供销社,卖黄田豆腐干,味道极好,咸香入味,是那段日子里难得的享受。我们自己搭灶做饭,伙食清淡,同学有意见,鲍经沧出来高声说:“你们要听听群众的呼声!”一句话传遍师生间,成了笑谈。又去了芜湖微型电机厂,我分在锻工车间,抡大锤,力气小,抡不上几下便酸疼难当。后来调到厂部宣传组写稿,吴宗瑞抄写,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人稳重细致。大家都认真,写字认真,劳动也认真。1970年5月,我



游弋 李陶 摄

◆凡人生活

泳池里的阻力

吴瑶

再次站在泳池边,昔日换气的零星记忆已经模糊,只能从头开始——憋气、漂浮、踢腿……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最基础的动作。

起初,我总带着几分紧张,身体不自觉地僵硬,肩膀紧绷,腰背挺直,每一次划水都像是在与水“对抗”——越想用力掌控节奏,越容易失去平衡,换气时的慌乱更是让我屡屡呛水。冰冷的水钻进鼻腔,带来一阵刺痛,让我咳个不停。渐渐发现,与其紧绷着身体与水较劲,不如彻底放松下来,将目光投向清澈的池底。当我的注意力从“害怕下沉”转移到“感受水流”,肩膀缓缓松开,腰背自然舒展,水流顺着身体的曲线轻轻划过,从指尖到脚踝,都有一种被温柔包裹的感觉,原本躁动的水花平静下来,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托举着,漂浮感悄然而至。这一刻,水不再是阻碍,而是我前行的助推剂。与水自然融合的默契,让我心中陡生喜悦。

我开始使用浮板。握着它,练习划手与换气,

们又被派到宣城南漪湖军垦农场。那是一片辽阔的水乡。湖风带着芦苇的气息,我们住在自己搭的草棚里,喝的是自挖的井水,条件虽苦,却无人抱怨。夜晚围坐灯下,说笑如旧。王如松在农场时写了一篇短文《三换安全牌》,登在《人民前线》上。他聪慧,诚恳,文章与人一样,朴实中见光。后来他成了院士,我们仍记得他当年在草棚下伏案写字的模样。有一次上堤劳动,遇到洪永清,他指着手表认真地说:“我要把指针拨回到革命路线上。”那一刻我愣了,心中一阵不安。不久,他病倒了。后来,他走了。我们都记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。肖绍存、胡永明、方宗义……一个个名字渐渐沉入岁月,他们曾与我同眠同食,嬉笑劳动,如今只剩照片上模糊的笑容。

农场生活单调,却也有温情。逢节日,杀猪,包肉包子,许多同学吃了十几个,夜里撑得难受。理发,是我们自己动手,李广华、戚兴彩帮我推头,一边理一边聊天,像家人一般。有空便打扑克,王道忍、鲍士宏总能记牌算牌,赢得我们心服口服。叶之友爱讲故事,众人听得哈哈大笑。宋在恒做了个小收音机,做工精致,放起歌来全队围着听。周日我们去三溪游玩。老树枯藤,小桥流水,吴昭友、贝宏利、胡永明并肩走在前面,我们的笑声荡在风中。那天的光,如今想起,仍是温柔的。傍晚时,常三五人促膝谈心,谈理想,谈未来,也谈迷惘。

那时我们二十来岁,觉得人生还长,如今六十年过去,有的同学已离世,有的天各一方,再聚首时,已是白发苍苍,惟心意如昔。那段年少时光,在汗水与泥土里闪着微光,让我们懂得何为友情,何为坚韧。当我再回望赭山脚下的校园,风仍从江面吹来,我知道,那些被岁月带走的,不是记忆,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这样的重复是枯燥的,而且手臂酸痛,换气不畅时难免心生急躁,但我知道,基本功的打磨,是通往流畅泳姿的必经之路。某天练习时,惊喜悄然降临——我竟能借助浮板完成两次连贯换气,那一刻,所有的枯燥练习都有了意义。可当我鼓起勇气丢掉浮板,身体瞬间失去平衡,换气节奏也乱作一团,喜悦瞬间被挫败感吞噬。

10月的泳池见证了我的小小突破,前期依旧在换气的瓶颈里反复挣扎,直到某个寻常的下午,再次尝试脱手游行时,我刻意放松身体,目光稳稳盯着池底,指尖划开水面的瞬间,感受着水流从掌心滑过,身体随着划水的节奏自然起伏,单边两三次的换气竟自然了许多。更意外的是,我原本并无蛙泳的基础,竟在日复一日观察他人的潜移默化中,慢慢有了一点模样,虽不标准,却能让我稳稳地在水中前行。这份额外收获,让我对游泳的热爱又多了几分。然而,肺炎、感冒与牙龈痛的接连袭来,让这份动力戛然而止。

11月,我重返泳池,生怕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。可当身体入水的那一刻,熟悉的水感瞬间回归,丝毫未减——温暖的池水包裹全身,水流划过皮肤的美妙感觉又回来了!更令人欣喜的是,我竟能尝试双边换气了。

再次回到泳池,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,更学会了与“阻力”相处。人生总会遇到阻力,但很多阻力可以转化为动力,甚至可以成为“帮手”,这么一想,那一方小小的泳池,何尝不是大大的天空?

◆动物素描

蓝眼睛

梁子晴

我养的那只鸟,不是什么高贵或罕见的品种,只不过是只鸚鵡。但,不得不承认,它太漂亮了,浑身蓝得清澈,黑色的翅尖,蓬松的羽毛,身体小巧玲珑,和我的手掌般大小,两只葡萄似的眼睛更是美得动人心扉。我刚把它接到家时,它也不认生,歪着脑袋打量着新的环境,啄啄那儿,瞅瞅这儿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它的活泼与可爱立刻得到了家人的喜爱。我们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:蓝眼睛。

每天不论多忙,我都抑制不住地想着它,双腿不由自主被它牵走;每当我心情烦躁,只要走进它所在的房间,看着它呆萌地专注啄食时尾部掀起的几根长黑羽,心中总泛出一丝柔情与温暖,烦躁就会立刻消失无踪。

我教它吟诗时,总喜欢先清清嗓子,塑造出“庄严”的气氛,扮演着一名严肃的老师,而它,总能配合我,扮演一个恭敬的学生。我教它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,还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等等,它不多久便将五六首诗学得有模有样。无人陪伴时,它会独自念念叨叨,嘀嘀咕咕,学着我的样子,先清清嗓子,再念出那些诗句,有时会前句不搭后句:“汗滴雁飞高,单于骑马逢君……”它日日夜夜,乐此不疲。我对它有些敬畏,敬畏它的刻苦认真,内心又泛起一丝遗憾——它像是一个聪明而着迷于诗书的学者,却无法品读诗的韵味,这又让我生发联想——我们这些有机会品读诗书的人,却不懂珍惜,真是辜负了人生。

冬天过去,春姑娘再次降临人间,她的指尖抚摸过的地方,无不是生机盎然,百花争艳,散发着青草与泥土的清香。或许“蓝眼睛”生来就属于大自然,我发现它不甘被束缚,变得焦躁,读诗的速度急促,声音沙哑,小巧无力的爪子总是扒拉着玻璃窗。

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用一根细绳绑住它的小爪,以防它飞走,它明白我要带它出门,两只爪子不断扑腾,急切又兴奋地啼叫着,歪头打量似曾熟悉的景致,眼睛写满期待与热情。一到公园,它就迫不及待地扑腾着绝美的双翅,向高空飞去,然而,它的腿被绑住了,绳子还攥在我手上,它扑棱着落下,然而并不灰心,依旧不屈不挠地用尽全力扇动翅膀,几根绒羽纷纷飞扬,如柳絮飘零……

那一刻,我内心好像受到了猛烈的撞击,迅速解开束缚它的细绳,它没等我说一句,便绝然而去。我惊呆了,目送它朝着那金灿灿的太阳飞去,顺着如丝如缕的云朵滑翔,瞬间就看不见了。

那一刻我失去了一个挚友,心绞痛起来。阳光洒在大地上,我分明看见一只蓝鸚鵡在云端翱翔,它蓝色的羽毛,在高高的云层里光彩夺目。那场景美得动人心魄,让我热泪盈眶,一个生命,竟可以如此朝气蓬勃。

